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though the characters are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目錄

儒林

趙汸

梁寅

陳謨

汪克寬

唐豫

劉崇觀

吳與弼

胡居仁

謝復

李承箕

陳真晟

鄭伉

李孔脩

周蕙

汪禔

王良

王襮

張基

潘子嘉

劉文敏

胡行恭

張燦

夏廷美

黃裳

楊希淳

王敬臣

鄧元錫

馮子咸

劉澗

范瓘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

儒林

東山趙先生沔行狀

詹 恒

先生諱沔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

諱思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

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

祖為宋京庠學官歲大侵出廩賙貧提刑汪文振嘗

銘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

夢營將仕郎夢營二子長彌孝浦江稅官彌孝子象

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徽既下隣邑有持兵

未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稟卓絕自孩抱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

長遍詣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鬻田產以爲執贄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顧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畱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過嚴陵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夏先生因出示其家傳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二大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

卒喪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於家一歲其所上書
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
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
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
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
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
在此此汙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
未之有得者也然汙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
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已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
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閣下

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
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
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題
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
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
門尤爲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
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
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
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叅辰豈足酬議以說爲證使其
合併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

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
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力斯事
者非綴緝傳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
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爲託諸子請先
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
表誠夫者文正公高第緝師說爲四書日錄旨意與
朱子多殊請商頂先生爲條別是非數萬言表公心
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修虞公之徒也爲浙省叅
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母老辭歸名
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汭

冬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
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誠
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
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
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
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
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
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
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
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

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
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
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
聖人又以為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
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
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
合為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
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為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
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為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
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

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
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
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為有
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
為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奧義有
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
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為當四方
擾攘嘗論為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
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
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

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
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
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
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
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
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
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
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繼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
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
寓于衢之柯山己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閭山山深閭

寥人事幾絕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
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明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
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
辭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
得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
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新安自朱子後儒學
稱爲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
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
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
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

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答曰已未黃先生曰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政思之道乃舉一事

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

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
 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
 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黃先生各以二義
 貫一理之旨以為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即黃先
 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
 為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為春秋集傳十五卷既
 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
 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
 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
 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

春秋師說

春秋屬詞

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
 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
 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
 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黃先生教以先考史法
 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
 四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為義至精參互
 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
 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
 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又以為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為先杜元凱陳君

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為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鎮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注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逮屬辭成書復改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賈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證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黃先生必須明象又

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苟通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寤寐不忘致思每有所悟則喟然曰董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常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大略以為義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義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為一代之書逮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為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

辨之
辨之
辨之
辨之
辨之
辨之
辨之
辨之

至德而不免羨里之難乃本義皇之易因其交易對
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
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
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
時自為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
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彖象取其愛惡遠
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為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
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
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
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
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
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
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
學六朝後改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
其為文曰必以理勝為主然後命意遣辭則沛然矣
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為本領以自悟為歸宿勉
夫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
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遂得
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

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尚誼偕其子夢吉屬烜爲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碩學君子尚表章之俾垂永久非惟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諸生星源詹烜謹狀

徵士梁寅傳

徵士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能自力于學由是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不復嘗遊金陵至錢塘一時名士多願與之交辟爲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上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以金帛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許之寅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相與稱爲梁五經洪武二

虞衡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三年年八十二以十二月卒所註有周易叅議詩
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略
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于世

陳海桑謨傳

王時槐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
京師賜坐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交章請留爲國
子師以式國人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
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自幼能詩文初習周易後
兼通詩書三禮諸傳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辯析
純駁犁然歸于至當雖不願仕而於當時之務一一
籌諸胸中有扣如響嘗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
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
之詳皆所當講一時經生學子靡然從之惰者作拘

者暢塞者通天下之士皆曰大江之西有大儒焉海
桑先生是也事親至孝晨昏省定之禮甘旨滫瀡之
奉不懈益虔其于弟友愛尤篤族黨中有爲不善不
敢使聞所著有海桑集書經會通詩經演疏共若干
卷宋學士諸公初見其文評之曰湯盤禹鼎器之古
也大羹玄酒味之正也惟智者知之楊文貞公有詩
曰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或曰其爲人似云

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一字仲裕汪其姓也上世自歙縣
之黃墩遷于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諱釗徙居縣南之
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竝有才名其第五子世容生
深深注敏敏生黻黻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
子僑爲嗣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曄曄生燦字明夫
繼家學時羣從昆弟爲諸經講師學問文章架範鄉
邑從弟國學進士東山府君華字榮夫嘗與其族兄
二教府君相字魏夫學于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齋
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問難扣懇悉

得其蘊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五峯先生燕公楠爲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五子稔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爲嗣是爲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慷慨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臺省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鼎實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爲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先生生于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君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興吾宗乎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屈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彌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寢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書夜誦讀恍然知爲學之要專勤異於儔輩或達旦不寐母夫人見先生勤古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

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
不宜過勞先生曰某自樂此不爲勞也自是讀六經
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
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
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
明年戊午郡守禮羅婺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
生炳文於郡庠開堂試以激厲後進先生屢中郡學
及堂試與庠序諸老成相頡頏矣至壬戌春處士君
同先生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
先生謂諸門人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穎異絕倫
勇於爲學他日必有所成及以所爲文印可於吳先
生曰讀書明理蘄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
先生旣得吳先生之訓遂篤志聖賢之學旣歸葺故
廬闢書齋于居室之東偏扁曰思復銘于齋壁以自
勵焉次年吳先生講道武林勉先生充貢先生答以
吾斯之未能信躡等謀進某何敢然至泰定丙寅春
聞嚴陵吳先生朝陽以春秋登甲子進士第任番陽
丞特訪之朝陽先生聞其言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
秋之心法矣是秋邑長令聞先生學行邁異時輩舉
應江浙鄉試卽中前次年春先生至京會試論春秋

與主司不合又兼對策切直遂見黜于中書先生欣然南歸遂奉養之志時貢待制師泰曰德輔年妙而質純才優而學博賈勇秋闈卽中高等上之春官輒不偶於主司是得之於數千人之中而失之於數千人之外天道之無常也先生歸自京師刻勵爲學痛自脩飭遂厭科舉之文慨然曰道不行於當時矣乃取聖人手筆之春秋博考諸說之同異得失以胡文定公之傳爲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翰林學士虞公序行於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

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未可枚舉先生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劇故爲文略不經意而渾融典雅其教學者誘掖獎勸無不成人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師山先生鄭公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尙書巢深先生汪公謝事家居因遣其孫世賢執經先生之門四方學者知先生道學之懿從遊甚衆先生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鰲峯玉署諸老交欲以文章舉薦而先生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其心諸從學者以先生所居山谷園遶稱曰環谷四方學者皆曰

唐豫傳
順德縣志
環谷先生迨至元戊寅五月居室災先生夜半奉處
士君遷于別室以居奉養備至是年九月處士君以
疾卒先生哀毀踰禮至正壬辰蘄黃兵至先生率長
幼避兵深山所居房舍資財爲賊焚掠殆盡簞瓢屢
空晏如也自是連歲兵戈擾攘至 聖朝戡定禍亂
先生始返故廬洪武二年正月朝廷命行人賫幣禮
聘先生至京同翰林潛溪宋公刪修元史是年九月
事畢特旨一班俱留祿仕先生以老疾力辭不受乃
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還
先生 年壬子十有一月 十二日卒年 六十有九

唐豫傳

順德縣志

唐豫者平步人也字用之父奎洪武初以經明行脩
薦授增城學教諭博覽羣書鄉人號唐書匪湛菜寇
至被執不屈死豫生而穎悟少從翰林典籍孫蕢遊
作詩文有古人風性剛介無諂曲痛父非命作蓼莪
亭與周祖生周祖念劉子羽何淮劉子高友號平步
六逸皆德行醇謹衣冠嚴偉爲人所欽嘗相與定鄉
約鄉人信行之秋成後先輸公賦一補尺籍必遣少
壯當行之人二寇禮遵文公幣無過腆三昏先夕燕
其子坐之南面曰漸老燕非禮也如禮醮之四父在

子立違者叱之五喪無飲客遠者為具蔬食朔望會
哭勿留六祭以四時忌日哭盡哀不飲酒食肉居宿
於外如禮七禮尚施報冠昏喪葬其大者鄰里親戚
朋友往來佐之八子弟教以孝弟睦於親族鄉黨讀
書學文母令侈其衣冠博奕飲酒以為父母戮九鄉
為甲幾其出入幾其所事其有奇袞聞于有司十豫
子壁亦有文行母瞽不能自食壁晨夕飲食之母遇
醫復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皆重壁叅議陳贊待以
賓禮及改大常執手別曰卿吾三益也壁動循禮暑未嘗去衣冠訓誘
子弟端立正坐出人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見以為迂儒曰文藝未事不收放心何以受教其敦行如此

劉觀傳

王時槐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生有異質自少有巨人志既就
傳經傳子史靡不淹貫下筆辭氣逸發率屈其名宿
正統戊午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未幾以
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遂堅卧不起杜門謝俗以讀
書養性為事四方來學者日眾隨才造就縣尹劉成
為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
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屬四壁書
儒先入德造道脩己治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
恒心二圖置座左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為箴

以示教嘗語諸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樣子
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嘗云一舉作狀元
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又曰吾幼見青
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旣歸病京師
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又輒慕爲
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文正之
言尊信足矣何復言間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教其
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
氏禮家有孤嫠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觀爲人尙
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祇
謁先聖畢卽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寒盛暑不少
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污康
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
書院之退居曰卧廬學者稱爲卧廬先生

吳康齋先生與弼行狀

婁諒

先生姓吳氏始祖諱兢汴州人貫知經史方直寡言
唐睿宗時累遷諫議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
女徙居撫州子孫因家臨川之種湖高祖諱景南號
南窓工詩吳文正公序其集曾祖諱審號楚江博學
詞藻清麗祖諱涇號逸遇徙居崇仁之蓮塘父諱溥
字德潤號古崖國子司業剛介自守所爲詩文有古
崖集母裴氏先生以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亥時生逸遇夢祖墓一藤盤旋而上問墓傍一老人
此爲何藤答曰扳轅藤翌日生先生因名夢祥長諱

與弼字子傳號康齋繼母鄭氏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嶷然有立侍親京師習舉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益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

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笑其迂或哂其僻先生介特凜然不少變於俗益其涵養體驗之功深故定力如此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屣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里閭之人多橫逆弗與校益厚其德久而從化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牧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強不息日新程課世利紛華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嘗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

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
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然
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
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脩雖饑寒切
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韶
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嗚呼天
所以困言拂鬱其身蓋欲堅志熟仁而勝大任也及
其失貫徹不怨天不尤人動靜語默之間莫非鳶
飛魚躍言其事親則致其孝親心或有不順負
罪引慝終亦底豫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待異母

諸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接朋友以誠
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待親賓隨其所遇不強其所
無間有寒士欲就學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于善
歲凶餓莩相枕勸諭富民發廩賑濟全活者甚衆里
有灌蔭溝池久堙爲田率鄉人開墾修築之人有所
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皆知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
遵其教爲恥先生於世味淡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
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
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生竟無一字相答先生
道益高譽益廣天下仰之縉紳尚德之士累上章褒

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 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隆賚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十二月行人奉詔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疏辭職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鈔羅羊酒柴米續奉 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職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

動於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爲竊祿哉甲辰再疏辭職奉 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 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已酉三疏懇辭奉

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瓌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 上知先生終不可留略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 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

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載集中
已未召入文華殿 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
後賚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
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 上令內宦傳旨
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
顧莫教他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
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
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已卯九月遣門
生車某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楚拜舊師楊少傅之
墓壬午春適閩拜朱子考亭以伸平生慨慕之懷已

丑十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先生
氣所鍾挺然獨立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其爲學也尊
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乎道體之細反
躬寔踐隱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盡而氣宇和大本
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以濟天下其心歉
然未嘗自以爲足也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
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舉程子之言勵學
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
可躡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
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

則以克四端求放心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
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
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
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刪之先生以爲古文
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
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
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嘗嘆宋末以來箋註
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
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
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

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爲文皆積中發外之實清明
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情性
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風致日錄記日新之功
發自得之蘊書大小皆得晉體自成一家而妙造於
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若先生可謂全
人矣嗚呼紫陽沒世道統無傳所尙者文詞訓詁功
名利欲而已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覽前迹而啓其任
道之機遠續洛閩之絕學誠曠古之豪傑也平生歷
患實多務學甚苦竟不獲少試於時惜哉先生永樂
壬辰始居實泉宣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居種湖

祖基二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葬本邑
五十五都羅原岡娶五峯陳氏子一人瓌女三人長
適豐城胡全次適同邑饒循幼適臨川饒協先生沒
有年矣瓌以諒受學門下俾狀先生之行顧諒之淺
陋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槩以詔後世云

敬齋先生居仁傳

陸瑞家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隣
家所遺物卽還之隣人皆驚嘆以爲其長也必非常
人六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幾冠從安仁
于同知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
崇仁講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
以求道爲心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而人亦無有
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
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
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

莊凝重蹈矩履繩器物之微亦必區別精審沒齒不
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
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真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
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孳孳不倦生至
孝父病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出外歸迓於門有疾
亦躬調藥家人化之後執親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
踊每絕而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不入寢室
者三年喪葬之儀悉依古禮不苟卜兆爲隣里所阨
不得已訟諸官則墨其衰入焉時喪禮久廢先生毅
然必行縉紳知先生爲特立獨行之士實自茲始也

家食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以故家至窘簞食
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
牙籤潤屋足矣四方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曰禮吾曰
南谷聚徒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
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操存
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蓋隱然有自任意鄉
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則不避嫌爲白於當道竟得
脫里之東原田高病旱區畫水利達於憲副夏寅寅
命有司行之嘗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及所至豪
傑相辨詰道蘭溪章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宿而

別次早公再至而先生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

章未

為知

白沙

若胡

生直

不強

學

耳

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為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又曰莊孔賜觀其詩只一豪曠之士此風既成則學者皆流於曠闊狂妄之地為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先生之學尊信程朱而亦能察其精微不盡阿所好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為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調息存心害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

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先生自言三十後學始

親切故以吳澄三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為阻學者進

路嘗曰聖賢至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

故孔子示人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非若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時羅倫張元禎嘗

相麗澤會於弋陽龜峯等地督學李齡鍾城相繼禮

幣聘主白鹿書院教縣尹請講古鄉飲禮悚然聽而

行之寓饒城淮王請講易併為作頤仙說待以賓師

之禮所著有居業錄大率躬行之言敬齋集數卷文

雖未潤味則旨矣成化甲辰卒年五十一學者稱敬

齋先生張吉曰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故必始自卑近漸造高遠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體認親切反求身心權利紛華不足以動真可謂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矣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叅政吳廷舉墓祭文曰志存伊旦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脩身遯世終老林泉人才不進時宰之愆九原可作當爲執鞭

謝西山先生復傳

王 諷

先生謝姓名復字一陽徽之祁門人家族大族上世有諱璉者爲宋龔州助教嘗遊朱子之門父諱悌號太古母周氏進士諱文昌女先生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太古翁遊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翰林竹坡先生卽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弗

少懈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葉孺人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歿不御酒肉益孝友之性發自天至垂老如一復率族人卽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喪祭悉遵古禮爲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入市整容徐行不苟一步人多嗤其迂先生居之晏如也先生之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孝弟爲先然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養弘治中與脩邑志太守辛菴彭公深敬禮之造詣

既久遠近知名葉畏齋君問學曰知行竝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已時以爲名言世居庠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爲西山先生其曰南塘漁隱曰廢翁曰無慮子皆其自號以弘治乙丑正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西山類稿太史涇野呂公嘗敘之且詢其爲康齋高弟不及見是憾則先生之人其信於來世也審矣

論曰仲尼之門稱才敏者衆耳然一貫之旨曾子授受爲獨專焉何則忠信誠懇受道資也先生不

爲標揭自求快足所謂言不務華口行不務華躬
直追太素與古之治心養性者游焉則其質之果
可受道也其視世儒之密於近外而疎於近裏者
則旣遠矣又曰素齋之學專務踐履先生知往從
之卽頽俗中已爲難得況終其身自甘泉石以聖
賢之道獨治其身非其志實可存曷克爾爾且竟
未嘗以言語率人使人自飲其和以化嗚呼百世
之下醇德猶存清風灑灑激頑起懦後有遁世作
德之懷可以仰止先生矣

李大厓先生承箕墓表

王 鏊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
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
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
句必欲直探孔子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已厭科舉之
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
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
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
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
消融天真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

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芥思一刻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創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創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而霽天日清明亦可謂奇偉桀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

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
始有以自見也夫

布衣陳先生真晟傳

周英

陳真晟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
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
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籍莆田泉人
來爲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卽能自
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
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
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
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

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真知處善

循理樂所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詳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兒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

惟先生得其真彼吳許二子亦未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還鎮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布衣有功於鎮海多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董坑門人施氏所與也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旁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憲副姚鏞表章先哲郡守陳洪謨謂先生漳產也乃上其事始入鄉賢祠布衣

虞復錄 卷之二十四
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稿藏於家故邑庠生林祺
特爲編次名布衣存稿

敬齋鄭先生伉墓表

鄭善夫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亦石魯氏七世祖正叔出爲
始子遂爲鄭氏居常山之象湖至先生而大先生吳
康齋之高第弟子也風聞楚越之交蓋闖然遊於萬
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挹先生之容近季子道者揖余
於京師求表先生之墓因得諸行蹟歸風慨然樂爲
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
歲誦故事十三讀易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
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
也乃走豐城拜於下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

十餘矣乃復見康齋先生于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後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于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卽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公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燼其存者僅十之一云吾嘗

聞康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屑屑於文字箋註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誠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者旣得而忘之也豈爲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者乎吾聞先生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上作要非所謂瑣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得之康齋者矣然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逆流退飛者邪古之君子知之則言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忘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內

外之辨必有分矣先生行履脩見傳志此特其大者
余表之以詔後之尚友者焉

李孔脩傳

順德縣志

李孔脩者大良人也字子長自號抱真子僑居廣州
之高第街混迹闌闐人不識也張詡識之則薦孔脩
及雲谷老人于其師陳獻章獻章曰陳畱市隱不遇
陳無已黃廷堅市傭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廷實安
知吾郡二士雲谷老不得見孔脩少年如廷實非俛
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便庶接其論以信廷實知人善
取友廷實諷字於是孔脩往師獻章獻章亟稱之名
由此益賢孔脩嘗輸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
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

令怒咎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
奪其產縣令鞠之孔脩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縣令
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孔脩由此人皆駭孔脩矣
敝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
自爲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金
曰子長畫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
不入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
生間出廬戶則遠近圍視以爲奇物云吳廷舉由縣
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脩爲布衣交兩人高風在
塵埃之表粵人常道之此兩人亦相成也孔脩卒無
子憲使李中少叅王崇教經紀其喪尙書霍韜葬之
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孔脩配孔脩貧其性不鑿世
人不慧之事多附之孔脩然其人可觀矣霍韜志其
墓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謝佑不失或
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庸
與子長同師故相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東筦祁衍
曾過其墓詩不見高人李抱真清風巢許必爲鄰歲
時伏臘村翁事芳草淒淒又一春

周廷芳蕙傳

馮從吾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勗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杲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

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
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
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
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
贊焉時蕭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
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
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
爲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
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
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

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
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
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畱以詩有歷盡巉岩君不
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
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
動鼓浴川波風塵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
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泥癩又云白雲封鎖萬
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採取
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
音絃絕後關關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

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
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涉險訪之沒于楊子
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
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
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
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
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
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
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
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坦如也州人咸一
稱之詳載可泉胡公鞏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槩菴汪先生禔行狀

王 諷

先生姓汪氏諱禔字介夫別號槩菴又號古心子徽
祁門人其先七世祖諱仲雲公者由十四都武山鄉
徙縣治之西遂世家焉高大父諱善祐曾大父諱斐
大父諱清父諱德潤世有隱德稱鄉閭令族先生生
弘治三年九月十一日戌時方週歲而失父母廖氏
邑北廖社女年方二十四而孀居矢節鞠之先生生
而岐嶷不凡爲兒時穎悟絕人嘗嬉客懷抱中客以
對戲之輒應答如響七歲就塾學羣兒爲戲弄先生
獨莊重如老成人稍長能自解讀書日記數千言不

忘善屬文尤好吟詩嘗題梅花有自是天姿異何心
要占春之句葉逸齋君一見奇之遂許妻以子先生
年十三聞我

明理學薛文清公吳康齋

爲人心竊慕之旣誦濂洛關閩諸子書有感嘆曰古
今一流人物謂是已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因爲持身
箴以勗志自是言動不羣於人人徒讚其記誦詞章
不知其志也家貧母孀無以養活因就逸齋君授舉
子業且半歲體漸癯然母恐之歸其笥不令往學祕
其書不令染目先生一刻不觀書卽心益病每袖書
於屏處觀之或伺母寐卽燃燈起讀其心嗜學如此

旣冠補邑庠弟子員卽以學行知名遠近多執經從
游然屢試有司不利士夫深惜之先生不爲動已而
惕然曰吾年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
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幼志何爲乎於是并心聖賢
之學揭箴銘墻柱悉標先哲格言堂壁懸夫子像昕
晡焚香如聆聲欬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齋明盛服之
說製先正冠服以嚴心患心難持製敬恕木簡置袖
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患坐不直體難羈束倣古
人置劔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好睡寓
處備鍾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厲多類是時吾

祁理學自汪環谷以來久爲湮塞於是先生特起倡
興人方目爲怪物謗議沸騰笑排叢至先生志勇氣
屹風力獨持如逆流握柁抗狂瀾犯颶風奮迅直前
左右不少顧避時吾鄉俗尚浮屠先生考訂朱文公
丘瓊山冠婚喪祭儀節叅之祁俗著爲砭俗編欲俾
一邑之人相率於禮設館各所揭白鹿洞學規成董
學則復自爲規灑掃應對行立坐臥答述議論居處
交接存心踐履以及讀書作文會膳擊板莫不有教
有來從者不問賢愚咸諄諄以二業誨諭之質可進
者尤加誘引進則色喜懈則蹙若已病或貧不給衣

食者先生雖窘於用猶時惠恤之以勉其學更約朋
儕可挽者立會尅數日相聚一所將古人爲學大方
紬繹論難期在觀感德性講習義理明之於心而措
之行未嘗專事口耳已也友朋賴之親舊患疫先生
欲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羸以數酌壯吾神魄雖
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旣而疫者卒先生躬爲襲
斂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恙先生於一邑利
害無所不關心其於朋徒親故或德業勤惰或憂患
侵尋尤切眷注視若一體然者家遭回祿宗祠未建
先生率族人鳩材卽舊址樹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

所同出者禮儀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齋沐
臨祭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凜如朝廷祭畢餽餘
男在外女在內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
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苟簡異日處國與天
下可知宗族成籍機務劇繁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
畫爲子孫世守計卽淡薄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
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爲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
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
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老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
規於壁俗難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

貧不缺肉食每外出經病返拜家廟畢卽再拜母戒
外內子姓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
敬小不然則厲聲諭之或經歲不入私室者處羣從
兄弟十數輩不問性梗順悉諭之於道必欲其委順
於身教而後已伯父病率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
旣卒碁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先生雖寄迹庠
中然於科名失得恬如也但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
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間嘗語予曰吾越數歲後
當并謝鬻泮之跡一味述作事又曰著作出於有心
者不可有發於無心者不可無或觀其出游與世儒

一接論者先生曰吾學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正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顧憾吾所造未能充吾一息不死之見卽入山恐不幽耳奚出爲先生於古今子集諸書無所不考究尤雅意經史窮年探討雖盛暑不輟講誦有得則筆識之或病中猶不懈講書作文朋儕怪之竊謂其不知脩命者先生曰吾性樂是耳一開卷揮筆卽得吾心吾雖病不自覺勞先生莊慤警敏天分旣高加之養深積厚發爲文章純粹冲淡不落詞華才對何僕終日無疾言遽色居處几案必整諸物奠置必有常所端

坐一室自晨起以至夜寢無或惰容者及接朋徒款親故卽溫溫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罄其情或辦事論議英發橫援縱譬動輒千言能使人色聽心受或變故難處者先生教之處分因而排難息忿解窘舒困者屢矣時祁庠士氣因屢遭損抑不振先生奮然上書提學欲其養士氣以爲他日事君之本宗法不立倫敘無定昔賢亟稱難行先生不謂然猶考綜今古裁爲宗法議以詔夫人或曰卽此二議亦徵先生之學識脩齊治平之大者先生行道旣久鄉邑漸化士論翕然迨其德成行尊望重遠近從游日衆有以

文懇者以事質者以學資者以禮叩者日不遑處出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穉咸知指稱先生遠望而敬之掌教高敦古輩屢以行學薦聞郡守臺司鄉士夫苟有崇德右道心者無不願通姓名接顏色焉以某年月日侍母疾過勞遘疾或有傳術者言謂先生是年數當盡先生曰天生予中正之見意或在也願使我止是耶已而卜神光黑色命諷取書箚中著作稿改錄之用防不及諷飲泣改錄畢先生隨語諷曰吾後事有吾二三從兄弟及汝輩在吾不爲憂所憾老母不能終養耳復相揮淚許時竟亦未敢聞於家

人也越明日先生度病勢彌連令童子具水沐浴服冠服正襟端坐俄而氣垂絕口噤不能聲乃以手作筋度令以筋楔齒而後終時年方四十一耳嗚呼先生自聞道以來內自幽獨外自應酬近自宗黨遠自鄉邑無一行不純於道無一創樹不可爲後人法者況其充養完粹德性安成垂絕猶不忘楔齒之禮則其氣象視古易簣何以遠焉鄉之人聞而弔之識與不識無不歎悼吾祁氣運之否失此人物門生朋舊如喪骨肉製服哭之士從遠宦致弔奠焉所著有易本旨詩吟意春秋纂略讀史大綱名臣傳斷俱未卒

稿惟其欲訂定周禮纂釋禮記立論羽翼宋儒知行
之真欲爲譜折中歐蘇二氏之法皆其平日面以語
予者亦卒未竟其說之誰何惟家禮砭俗投壺儀節
槩菴文集已爲成帙可以梓行

